

明清時期章回小說選讀： 問題與方法

第九講：

大觀園與錯覺繪畫真與假的吊詭
及其視覺藝術的淵源

授課教師：白先勇文學講座 商偉 教授



【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，採取創用 [CC](#)「姓名標示—非商業性—相同方式分享」[台灣 3.0 版](#)授權釋出】

◎今天主要講大觀園構造，尤其是它內部的視野，我們對空間的想像，不能單從外部的空間來想像它，因為魔幻、真假這些問題，很大程度上跟內部空間設置有很大關係。大觀園時期的生活，一方面涉及空間，另一方面跟時間有關，在所謂的 paradise 裡面，時間被懸置起來，一個詩社的詩會跟著另一個詩會，時間好像失去了一種行進感，每一天都差不多，變得可以重複，好像停滯了，這是大觀園時間的特點，天上放一日，世上已千年，時間看似沒有動，但實際上，人間已經經歷滄海桑田之變。空間上來講，小說裡可以看到作者調動豐富的資源，對於園林的設想，室內裝修、器物，我們說的物質文化、視覺文化、繪畫的利用等等，基本上，這是在清代滿族宮廷和貴族趣味與敏感性範圍裡。此外，這個世界不光只是背景而已，也構成主題性的空間 acting space，本身具有作為敘述對象的一些基本特質，在還沒進入大觀園的時候，賈寶玉、林黛玉都參與了命名的過程，對於大觀園，他們是一個小說內部作者的身份，他們參與了命名大觀園不同的地方，這些空間並不只是客觀的外部世界，命名過程裡頭，反映了他們對今後在院子裡生活的想像投射，當然，最後是由元妃來定奪，因此，也不是所有的命名都成立。

◎大觀園的建構，可說是一種集錦式的展開，把不同的空間、物質並置在一起，小說文字呈現極為細密的物質描繪，像是蘅蕪苑裡面的青銅器、字的條幅、紫檀的家具、玉器、書，一絲不苟的擺放與描寫，它的物質性極端的嚴密與細緻。

又除了賈寶玉的房子外，大觀園基本是女性空間，它是一個比較私人的，等於園中有園一樣，內部空間不是完全對外開放，這跟我們通常講的園林不太一樣，園林是瀏覽的、大家可以共同享有。另外，如何觀看這些空間，也有視角的問題，像賈母所看到薛寶釵的房子就太素了，讓她給改一改，每個不同人物所見，都直接跟其命運性格特徵有關，因此，閨秀的樓房，是一個個人化的女性生命的空間。

◎大觀園的建構，除了這些建築、擺設等實景之外，作者也安排了虛幻的空間，以第 41 回劉姥姥醉闖寶玉房間¹為例，劉姥姥看到的是「通景畫」，關於「通景

¹第四十一回〈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姥姥醉臥怡紅院〉：「劉姥姥便踱過石去，順著石子甬路走去。轉了兩個彎子，只見有個房門，於是進了房門，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，滿面含笑迎出來。劉姥姥忙笑道：「姑娘們把我丟下了，叫我蹦頭蹦到這裏來。」說了，只覺那女孩兒不答，劉姥姥便趕來拉他的手，「咕咚」一聲，便撞到板壁上，把頭碰的生疼。細瞧了一瞧，原來是一幅畫兒。劉姥姥自忖道：「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？」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卻是一色平的，點頭嘆了兩聲。方得一個小門，門上掛著蔥綠撒花軟簾。劉姥姥掀簾進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四面牆壁，玲瓏剔透，琴劍瓶爐，皆貼在牆上；錦籠紗罩，金彩珠光，連地下晒的磚皆是碧綠鑿花，竟越發把眼花了。找門出去，哪裏有門？左一架書，右一架屏。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，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。劉姥姥詫異，心中恍惚：莫非是他親家母？因連忙問道：「你想是這幾日沒家去。虧你找我來！哪位姑娘帶你進來的？」又見他戴著滿頭花，劉姥姥笑道：「你

畫」的記載，可以追溯到雍正年間，乾隆以後發揚光大，變成極為普遍的一個現象，通景畫屬於幻覺畫，「通景」是指畫作跟建築的結構連成一體，好像在牆上開了另外一個房間，觀者可以走進去一樣，但它並不是直接畫在牆壁上，它是畫在絲上的特製織品，一塊塊把它拼上牆去。畫法上，受到西洋畫透視法的影響，但光影處理部分，不像西洋畫那樣明顯。而對幻象壁畫的第一次錯覺，只能夠經歷一次，第二次就會知道它不是真的了，對於住在大觀園裡的人，早已對此司空見慣，不可能再有一次錯覺的經歷，小說為了寫出這樣的遭遇，必須請外面的人進來，劉姥姥最為合適，由她經歷之後，把幻象壁畫的密碼解釋給讀者，原來這是假的，而這個密碼，對於這部小說怎麼構造一個虛幻的空間非常重要。

◎由於大觀園有誘導讀者將其視覺化的內部機制，後來就不斷地會有插圖、繪畫、板畫等作品，來重新重構大觀園的視覺空間。而當時出現的大觀園圖像，表面是中國園林，但空間處理的方法完全西洋化，是一個空曠的、直線構成的透視空間，這樣的空間，完全違背了中國園林構造的原理，中國園林要不斷的把視線擋住、切割，讓觀者一步一景，曲徑通幽。可這時期的圖像，畫面一覽無遺，將所有的景觀都直接呈現在畫面上。又不同的繪畫視角，也有不同的目的和效果，如 45 度角的高度，便能把不同的空間同時呈現；平視角則讓觀者站在同一高度上，有邀請你加入、參與那個空間的姿態。另外一方面，還有西洋鏡的影響，西洋鏡用的是凸鏡，它會使空間的距離加倍，能讓人看得更遠而清楚，則繪畫時的遠景，不再是遠人無目、遠湖無波，而是跟前景一樣細緻，彷彿是通過西洋鏡所看到的景象。我們可以比較，在西方視覺技術進來以後，它怎麼影響畫家對於時空的構造，以及對於大觀園的重新想像。

◎雖然說小說裡關於物質的描寫非常具體，但真的要重構時，似乎又不是那麼清楚，例如景觀設置的比例、距離、兩點之間的具體路線等，是個比較模糊的狀況。在小說裡，因為劉姥姥的請求，她們也有要畫一幅大觀園圖，小說花了很長的篇幅在討論該怎麼畫，賈母說不只畫園子，還要把人物都給畫進去，因此，這應是一幅有人物的大觀園全景圖，大家都給執筆者惜春出主意，該怎麼布置、需要準備什麼工具、顏料等等。不過，這幅畫後來沒有畫完，到 80 回以後都還有人關心惜春畫畫的進度，即便後來高鶚續寫，他也沒把它了結，還覺得這畫應該繼續進行。是否說這幅畫跟小說描寫是平行關係，所以只要小說不結束，它就會不斷展開？

好沒見世面！見這園裏的花好，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！」說著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也不答言。便心中忽然想起：「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，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？」想畢，伸手一抹，再細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將這鏡子嵌在中間。因說：「這已經攔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用手摸，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，可以開合，不意亂摸之間，其力巧合，便撞開了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」

繪畫是一個空間的藝術，真要實現賈寶玉不散筵席的夢想，就必須把它變成一個畫面，讓它凝固在那個瞬間，企圖把大觀園畫面化，在小說的文體裡面是不可能成功的，因為某個意義上，小說便是拒斥時間失敗的結果。而且，小說裡的大觀園也沒辦法拒斥時間，它一定是與時變遷、與時推移，園林到底是守不住的，因為它禁不起時間的侵蝕，所以，賈寶玉這種拒絕成長、拒絕時間，希望能守在沒有時間的世界裡，這整個寓言式的敘述註定要失敗。而他的失敗也是繪畫的失敗，不可能把大觀園凝固在一個最完美的瞬間上面，然後剎那即永久，把它作為永恆的大觀園的影響，將之保留下來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小說是反繪畫的，至少是不能把它畫面化。

頁碼	作品	版權 標示	作者/來源
2, 3	「劉姥姥便踱過石去，順著石子甬路走去。……其力巧合，便撞開了消息，掩過鏡子，露出門來。」		曹雪芹著，《紅樓夢》。 此作品屬於公共財。